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12期 11.01



全港、全球打工仔女大團結！一名參與反失業遊行工人自製示威牌抗議全球貧窮化！

本期專題 反全球化運動

- 1 編輯室
- 4 人民利益高於利潤
- 7 由日常生活抗爭到反全球化運動
- 10 社區經濟、跨國財團與全球公義
- 13 巴西無地農民運動
- 15 從世銀滾蛋到反全球貧窮化

特稿 全球化與戰爭

- 18 美國軍事企業利益與中東戰爭

編輯室

反全球化運動 反恐怖主義 與反戰

《全球化監察》今期主題原為介召各國反全球化運動，以迎接十月香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九一一事件」後，主題相應稍作變動。

「九一一事件」與美國發動的報復戰後，世界各國對反全球化運動中有關暴力的爭論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近年各地大型的反全球抗爭，已常被主流傳媒形容為暴力的溫床。「九一一事件」後，更有評論將反全球化抗爭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各國政府（包括香港政府）亦唯恐不及，加緊修訂法例及賦予執法人員更大權力。

去打擊「恐怖份子」以維持「和平」。然而，我們擔心各種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措施，無非是收緊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讓當權者更隨心所欲地控制民衆。最近，美國政府要求傳媒停播拉登的訪問及香港警務署長嘮叨表示要加強世界經濟論壇的保安，不正是踐踏公民言論及表達自由的所為嗎！

主流媒體將反全球化示威與「恐怖主義」掛鉤，勢必影響市民對反全球化運動的觀感，我們實有必要將兩者區別開來。

近年的反全球化運動大部份都是以非暴力形式進行抗爭，絕少使用暴力手段。早前意大利熱那亞反全球示威中的死者，諷刺地卻是警方濫用暴力的犧牲品。部份示威者以石頭擲向麥當奴，無非是對剝削工人及環境的跨國企業象徵表示不滿，這與騎劫客機禍及無辜的手段完全不同。況且，示威者走上街頭，全因貧窮、大規模失業、環境破壞——「自由市場」暴力的結果一一所致，而各國政府向大企業利益傾斜，又進一步激發人民的不滿及憤怒。若硬要找出「恐怖主義」與反全球化運動的共通點，相信只有這一點：就是主流傳媒都不喜歡找出兩者對現況不滿及憤怒的根源。

誠然，我們反對「恐怖主義」，正如我們反對戰爭一樣。「九一事件」及美國以「持久自由」為名而



發動的報復戰，正好說明了暴力只會滋長更大的暴力。反全球化示威者走上街頭抗爭，正是政府及大企業以「自由市場」為名，向工人民衆行使各種經濟及社會暴力所致。

當執政者費盡心神以「反恐怖主義」之名限制公民自由，當主流媒體竭力將「恐怖主義」與反全球化運動視為暴力的泉源之時，我們可不要忘記戰爭及資本主義對人民帶來的暴力。

不論在西雅圖、墨爾本、布拉格還是熱那亞，反全球化運動中常喊著一句口號：「人民先於利潤」然而，口號歸口號，回到具體實踐上這究竟可行嗎？Tim Pringle 在《人民利益高於利潤》一文中向讀者指

出不以利潤至上為原則的經濟生產模式是可能的，但人民則先要對舊世界的運行目標及其方式進行革命性改變才行。

但要怎樣的行動去改變該舊世界的運行目標及其方式呢？自美國西雅圖反世貿大示威後，像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機構的大型會議都受到反全球化示威者的衝擊。可是，那些機構並未因而停止運作，全球剝削仍在進行中！譚駿賢在《由日常生活抗爭到反全球化運動》一文中指出，要成功抵抗利益集團的全球剝削，一場持續的反全球化運動必需由日常生活的抗爭為起點，並與各個因全球化而受壓迫的群體結成連線抗爭，這樣才有希望。所以，反全球化運動「豈止示威咁簡單」。Gerard Greenfield 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正好為我們介紹了

外國的反經濟剝削的社群如何透過持久戰，反抗經濟剝削造成的困苦，並向讀者說明了「反抗是可能的」。

在香港，不少團體努力提出主流經濟以外的發展可能性，其中「社區經濟」成為近年討論的重點之一。劉宇凡在《社區經濟、跨國財團與全球公義》一文，指出跨國財團的力量無遠弗屆，且在得到政府官僚的偏袒下，「社區經濟」終將被侵蝕。他認為要做到全球公義，人民民主監督及各種規管資本肆虐的機制是不可缺少的。陳敬慈在《從世銀滾蛋到反對全球貧窮化》一文更提醒我們，反全球化運動若要有進展，不同群體的合作及持續的政治抗爭是必要的，團體間虛構出來的攻訐，只會使團結抗爭變得不可能。

「九一一事件」激起了美國的報復戰，連夜的轟炸，使阿富汗人民陷於泥沼中。在重創懷疑庖庇恐怖份子的塔利班政權後，美國又會否檢討造成恐怖襲擊的根源呢！Stephen Frost 在《美國軍事企業利益與中東戰爭》一文中，說明了美國多年來軍事介入中東事務，建立駐軍，大量售賣武器予以色列及狂轟濫炸伊拉克背後，除造成了中東地區人民的極大憤懣外，當中更牽涉到美國巨型軍事工業生產商的龐大利益！

(譚駿賢執筆)



人民利益高於財團利潤

——是空洞口號還是可行的出路？

Tim Pringle 著 許由譯

「利潤先於人民」

如果把我們的主張，歸結為勞動人民的就業、生活及福祉高於利潤，我們也就是同經濟學的主流思想直接對立。因為全球化的原動力，即各國政府，跨國財團等，都愛說，只有先讓資本家賺取利潤，利潤就會逐步下滲，而人民也就早晚獲益。

作為全球化的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認為老闆與企業家是社會財富創造者；他們投資，建廠，製造商品然後出售圖利。利潤是關鍵，有它才能再投資，付薪金和付稅。政府收了稅，才能支付軍隊、警察、法院、監獄及社會服務開支。新自由主義甚至認為連社會服務也該服從利潤掛帥。香港公屋的私有化，中國地方政府改由跨國財團供水，都是上述觀點的現實寫照。

如果有誰干擾利潤的創造，不管是工會，民間團體，政黨，有時甚至是政府自己，就要對他們實行收買收



編，收編不成就打壓他們，拘捕甚至殺死他們。這都常有。我們萬不可以為這類鎮壓只在專制國家發生。在英國，工人久已爭得結社權利，但是戴卓爾政府還是用了數以百萬計金錢和使用大規模暴力，去打敗 1984-1985 年的礦工大罷工。這是統治者把他們的利潤置於勞動人民之上的典型例子。

利潤與全球化

這種利潤掛帥的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暴力與衝突，又是否只是過

去廿年的全球化的副產品？還是由來已久？

其實，不管是哪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盈利動機都是其原動力。從蘇俄的斯大林所推行的、國家指導的殘暴工業化，到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自由放任主義所造成的暴虐，到美國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可言狀地恐怖的奴隸貿易，以至今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血汗工廠，莫不如此。事實上，全球化亦非新鮮事。自資本主義誕生起它便已與我們同在。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說：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這些觀點，今天比諸150年前更加適用。那時還沒有國基會、世銀及世貿呢。

利潤與競爭

「那又怎樣？資本家創造的利潤，不過是他們冒風險去投資的回報而已。他們

所僱用的工人又不是奴隸；在自由市場中，他們可以按一己所長選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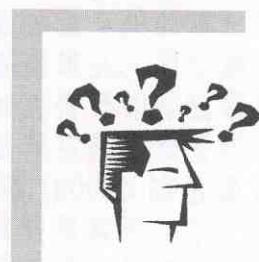
但我們不要忘記，還有一樣東西，使資本主義逐利機制非有損工人不可。

同從前的封建主不同的是，資本家自己，同我們一樣，也得受制度性競爭所統治。在企業內部，資本家八面威風，不過他並非孤身獨存的。還有許多其他企業，在生產著相同產品，並且正致力擠垮他以便搶占更多市場，爭取更多利潤。在競爭壓力下，他只好不斷壓低工資成本，或索性北移大陸。不論他選擇哪一種，結果都有害工人。

有沒有出路？

有人說，這一切不過是全球化的一些負面現象，大可叫政府干預，阻止資本家轉移投資，阻止他們削減工資及裁員等。也有人說，在資本主義繁榮期，勞資確能兩利。

第一種觀點其實首先假設了政府的利益同資本家利益是不同的。再沒有比這更遠離事實了。讀讀社會調查吧，你就會發覺，在政治領袖、將軍、資本家、銀行家等等背後，貫穿著同樣的公約數。他們同屬一個社會階級。他們去同類型的



俱樂部，都住豪宅，都在上流社交圈子觥籌交錯。很難聽到有高官反對自己所屬的那個社會階級。例如，不會有高官說，為了多搞福利，資本家應多付稅。反之，倘若財政司曾蔭權居然能在發表預算案前紓尊降貴，去餐廳跟工人談幾句，立刻就成了頭條新聞，因為太希罕。

第二種觀點較複雜。有時候資本主義能夠既滿足資本家逐利，又為工人帶來好處。但我們讀讀馬克思著作，就知道這種「勞資兩利」是不會持久的。

1997-8 的亞洲經濟危機，不過是這種制度的歷次災難性崩潰中的又一次而已。盛衰週期一向支配著這種制度。在增長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最突出的例子是英國在戰後繁榮推出的國民衛生制度。但繁榮是不會持久的。如上所述，資本家是置身於同其他資本家競爭的環境中，所以要盡量壓低工資，以便多掙利潤，再作投資。於是，生產增加了，但工資沒有隨而增加，結果是工人無能力全數購買自己所製造的商品。鑑於受薪階級是社會最多數的消費者，他們缺錢消費的後果就是商品滯銷，訂單減少，工廠倒閉，於是產生「消費信心危機」。現在美國由於消費者害怕失業而減少開支，所以面臨衰退。

這種生產過剩的根由是太多東西滯銷。而這造成利潤及投資下

降，再進而造成失業及蕭條。有些經濟學家，像凱恩斯，認為政府介入就能鼓勵投資、創造就業。問題是資本家只有在他認為有利可圖才會投資，否則他只有破產一途。



人民高於利潤，民生高於貪婪

然而，「另一個世界真是可能的？」

當然是可能的！但要有一個較合理平等的世界，就只能對舊世界的運行目標及其方式進行革命性改變，才是可能的。現行制度是以逐利為基礎的，生產又是無計劃的，而是受市場力量「調節」的。這種制度決非出路。要它改良到免於危機，也是改無可改。最終說來，我們需要的生產制度，是建基於民生需要而非貪婪逐利的生產制度，是合理地計劃的、民主的生產制度。所謂計劃，指的並非是前蘇聯或從前的中國那種「計劃經濟」；它們那種其實是由精英官僚控制一切，拼命從事積累、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所謂計劃，指的是民主的計劃，它讓人民能參與決定，它會把人民利益放在利潤前，並且最終把逐利於市的機制逐步廢除。

由日常生活抗爭出發 到反全球化運動

譚駿賢

運動不可。而這一個運動，並非萬人上街捕捉傳媒焦點的政治 Roadshow 可達至。

曾積極參與西雅圖示威的學生組織「反對血汗工廠學生聯合會」，大示威後回到所屬社區向居民講解示威者的訴求，將抗爭訊息廣泛傳播。其後「學生聯合會」更投入推動

西雅圖、墨爾本、魁北克、熱那亞…點只 RoadShow (上街秀)咁簡單。

99 年 11 月美國西雅圖大示威後，反全球化浪潮即由倫敦、布拉格、墨爾本蔓延到最近的熱那亞。當中，不少反全球化積極份子認識到，要抗衡全球化得益者的剝削，非得建立一個持續的，由生活抗爭出發的反抗

各大學抵制跨國血汗工廠商如 Nike 等商業贊助。在學生及教員的迫使下，Johns Hopkins 大學校方更承諾提高校內所有低薪工人的工資至合理水平。「學生聯合會」成功將反對窮國血汗工廠訴求，延伸至取消校內既存的血汗工資。

加拿大公務員總工會除積極參與數月前魁北克反全球化示威外，近年更著意引入社區居民參與監察公共服務，並與居民及環保團體在社區建立「食水監察委員會」，保證每個社區都有廉價及清潔的食水供應。工會將反對私營化「打爛飯碗」的訴求，擴展至居民飲用清潔食水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一個由工人到居民到消費者各生活層面上的連線，抵制政府圖透過私營化讓財團謀利的意圖。

受跨國企業如孟山都(Monsanto)等影響至深的美國家庭式經營小農，曾被政府及大企業所蒙蔽，深信法國



農民在當地政府的補助下收入豐厚，故積極支持美國政府推動 WTO 成員國撤銷農業補助的要求。然而，美國全國家庭式小農聯盟經過與法國、加拿大及墨西哥農民的交流後，識破了企業與政府的謊言。事實是，四地農民同樣深受跨國公司及 WTO 訂下的遊戲規則所打擊，不少小農被迫當跨國食品公司的外判工及售賣土地而瀕臨崩潰邊緣。小農聯盟除於國外進行交流外，亦於國內積極建立與勞工及環保組織的連系，集合力量反抗自由貿易立法，並追究跨國公司將農產商業化後所帶來的災害如 StarLink 玉米、瘋牛症等責任。當然，他們在 99 年 11 月義無反顧地參與了西雅圖反 WTO 示威。

此外，巴西的無土地農民運動(詳情見本期另文)、墨西哥查柏斯農民運動等都與上述運動有共同點，就是將個別社群及職業的人士，由抵抗日常生活上的困苦，到建立由社區到本國到國外的抗爭連線，最後並累積至反對全球企業利潤機制下的持續反剝削運動。所以，由美國小農及大學生到西雅圖反 WTO、加拿大公務員到魁北克反 IMF，點只 Roadshow 呀簡單！

香港：由日常生活抗爭 到反利潤至上的連線

香港現時正面對經濟全面下滑的打擊，大企業及政府藉口「瘦身減肥」，工序及消費北移，政府削減公共開支，金融機構擇肥而噬，政府為開

創「有利營商環境」向本地及外國大企業提供種種輸送利益的措施。這些問題未必全都直接根源於 WTO、世銀及跨國公司，但肯定與經濟全球化有關。

而受影響者由中低層工人、公務員、小商戶、屋村居民到社會服務受眾如老人家等，他們雖未必知道 WTO 及 G8 會議為何物，亦不一定掌握全球化如何深刻地折磨著他們。他們抗爭、他們憤怒，所為的是掙掙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一點尊嚴。如何將零碎的、個別的、為生活而奮起的抗爭強化為一場持續的反抗利潤至上的運動，則必需從生活層面上對財團與政府個別的挑戰，轉化為保衛市民整體



利益的運動，並在維護市民需要的前提下建立各種層面的抗爭連線。

房屋署及食環署清潔員工為反對私營化及外判化而發動的抗爭，若能夠結合公屋居民爭取更佳的屋邨管理及潔淨的居住環境而走在一起，則抗爭的層面及議題將由「保飯碗、保權益」連結到居民居住質素的提升，而參與者除公務員外更滾動了各個屋邨的居民；水務署員工若成功遊說居民及環保團體，他們反對公司化除了是抗拒裁員外，更是保衛市民飲用廉價及清潔食水的權利免被大財團所取消，則抗爭的闊度亦將拉開，投入運動的人數亦會增加；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連線有助打破公務員、居民與環保團體「各自為政」甚或互相敵視的隔閡，並在反對企業利潤至上妄顧市民需要的前提下，將被人為地分割的不同群體重新連系起來，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同樣，若房署外判屋邨保安員能夠與屋邨居民為更安全的居住環境，手挽手爭取保安員八小時工作三更制；起居照顧及家務助理員與老人及其家人為更優質的服務並肩反對老人服務外判化、價低者得的投標制；街市商戶、環保人士及居民為健康的食物而一起抵制壟斷超市；銀行職員與居民為方便而全面的銀行服務一同反對銀行後勤部門外移及關閉屋邨銀行……這樣，一宗宗本為反抗裁員、爭取改善服務或保衛生活需要而進行的個別抵制，透過社區進行深化、教育及利益連結，才有望強化為持久的及團結的反剝削運動。

制止癌細胞擴 停止全球剝削！

全球化就像癌細胞般向整個人體擴散，侵蝕著人體內每個器官，直至所有功能都萎縮潰爛為止。而這些癌細胞的驅動力就是巨型公司的利潤及各國政府的推波助瀾。在這意義下由抗議WTO到保安員要求八小時工作，每個環節都是反擊著全球化癌細胞擴散的行動。反抗全球化，就是各地小市民共同抵制由最大利潤驅使下的種種全球化惡果，不論你身在西雅圖、熱那亞還是香港，不論你是工人、學生、農民或街坊。





本地超市 大魚吃小魚

香港〈反全球貧窮化陣線〉的幾位朋友及義工，先後訪問過屯門友愛、九龍樂富及竹園三個公屋街市的小商戶，發覺慘情一片！

自從房屋署實行新政策，放寬商戶租約上的經營限制後，兩大超市（惠康及百佳）紛紛改為「超級廣場」，擴充經營範圍，從鮮魚鮮肉到燒味，無不大賣特賣。結果是各街市小商戶的生意一落千丈。怪不得他們怨聲載道：

「現在超市只欠棺材沒得賣！」
「房署偏幫大財團，咁搞落去遲早暴動！」
「以前我每日入五隻生豬都賣晒，現在入三隻豬仍有剩，點算？」
「李嘉誠將我地趕盡殺絕，應該 XX！」

巴西雨林原居民
給伐木公司趕盡殺絕

社區經濟、跨國財團與全球公義

劉宇凡

「如果我能夠剷除這些桉樹，我一定會，因為這些桉樹把我們都剷除了。我們這一帶已變成地獄，連鳥兒也不飛來桉樹林。對環境更大的破壞還陸續有來呢。」這是巴西一個州 Espírito Santo 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話。

原住民在雨林中一直過著近乎自給自足的生活。但是，從 1967 年起，一間挪威與巴西的合資公司 Aracruz Celulose 逐步買下大片熱帶雨林，至少 7000 個原住民家庭因此迫遷。公司接著把雨林砍光，改種桉樹。桉樹可以製成紙漿。商業性桉林因為是單一種植，而這往往破壞生態平衡，幾十年間就把附近一百多個湖泊及河溪的水近乎抽乾，導致居民無魚可吃。九十年代，在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幫助下，原住民成功爭取回到舊地，可是，一切已面目全非。1998 年，政府更在木材公司壓力下，禁止無地農民運動義工進入原住民居地。

跨國公司無遠弗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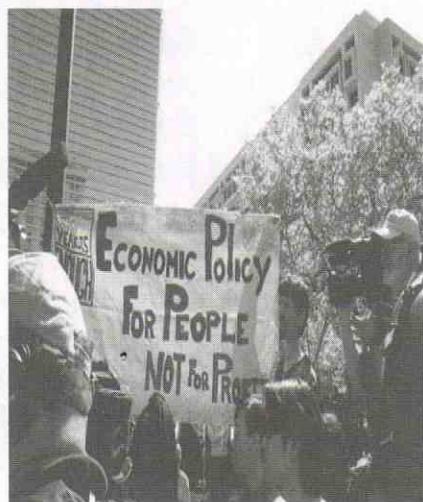
上述兩個例子的共同點是不言而喻的。香港與巴西，相距萬里；現代大城市的的小商戶與熱帶雨林中的原住民，生活方式迥異。可是大家卻面對共同敵人及其所造成的問題！資本主義企業，通過大魚吃小魚的競爭，迅速演變為跨國巨獸，奔走於全球，不斷把更多的自然資源，更多的社會生活，都變為可以自由買賣盈利的商品。

不過，如果跨國公司不是得到各國政府的實際協助，是不會那麼輕易得逞的。說甚麼上述變化都是「不可逆轉」的市場定律所決定，是不符事實的。幾十年來，世界各國原本多少對資本或市場有管制。連香港也有租金管制。現在只是那不受人民監督的政府高官政客、自己受了財團影響，才會逐步放寬原有的管制。八十年代還只有 20 至 30 個國家完全讓資本自由進出，到了九十年代中，竟再有 60-70 個國家這樣做。

官商共謀財閥的全球化

歐美政府更大大改變原有的國際機構的職能，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大財團。**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在 1948 年創立時的章程說資本管制是可以接受的，但七十年代中以來，實際上已相反，現在更在商議正式取消這一條。也是戰後成立的**世界關貿協定**，雖說是促進自由貿易，但是範圍有限，至少不包括關係國計民生的農業及服務業，但是歐美各國在 1995 年

所主催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卻第一次把自由貿易擴大到幾乎無所不包。**世界銀行(WB)**的發展項目，現在更是直接或間接去幫助大財團加強剝削人民。



以 1999 年西雅圖為起點的反全球化運動，成功阻止世貿展開新一輪談判。這些抗爭說明，「資本自由流動」也好、「財閥操控全球化」也好，都不是不可逆轉的。

資本自由必須管制。金錢的權力不應享有人所享有的自由。不加限制的資本，隨時可以把整個人類，整個自然資源竭澤而漁。150 年來，如果人類社會還多少有點真正進步，往往是拜限制資本自由而來：從鼓勵自由買賣奴隸、鴉片變成禁止買賣；從放任資本家剝削童工、女工、變成限制剝削、限制工時等等。固然，自從七十年代以來，一切又走回頭路了。一個

重要原因正是：雖然管制資本的原動力來自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等等，但是這些運動大多只限於用群衆壓力去迫使政府代勞，而不會達到由人民直接掌握權力的程度。而只要政府在適合時機來個反臉不認人，解除資本管制，人民就要吃兩遍苦，受二庄罪了。所以人民不應只要求限制資本自由，而且要用人民自己的民主力量去直接監督資本，不能完全假手官僚政客。

爭取公義全球化

以前有句話：放眼全球，就地抗爭。現在這句話已經不足夠了。由於世界經濟更趨一體化，各國人民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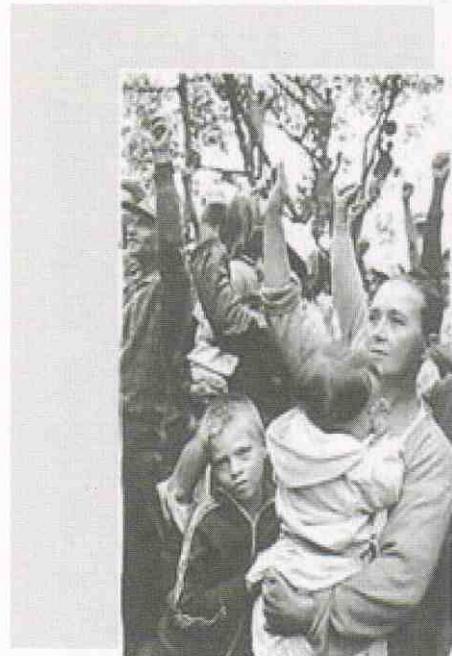


能局限一地抗爭，而是需要聯合共同抗爭，共建世界新秩序：

1. 任何國際經濟協議（WTO, APEC, NAFTA...）都不能再擴大在金融、投資、貿易上的「自由化」；地區經濟上的整合，不僅必須把有關勞動、環境、社區、婦女、兒童等的保障置於首位，而且必須逐漸向最高標準者看齊，而不

是像現在那樣競相下調標準；人民的需要及糧食安全高於自由貿易；長遠而言要廢除 IMF/WTO/WB。按民主原則重建國際機構；

2. 大大限制金融資本的國際性流動；對外匯投機徵收懲罰性稅收；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所直接或間接付出的工資應漸漸與最高地區看齊；強迫跨國公司廉價轉讓技術；
3. 立法保障凡上市公司均須向一切利益攸關者（員工、消費者、當地社區）負責而非僅向股東負責；嚴重損害有關人等的利益者，均可取消其上市資格，直至收歸社會所有，民主經營；
4. 立法限制及消除大財團對國計民生的壟斷；向大財團徵收高累進稅冊的跨國企業，若違反外地有關；本地註保障勞工、環境、婦女等的法律時，本地司法機構亦有權追究責任；
5. 發展工人、婦女、環保運動的國際性連結；強制跨國公司承認其屬下各地工人所組織之國際性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任何國際或區域性經濟整合都必須賦予工會法定權利、以過問一切有關勞工待遇的問題；
6. 取消第三世界債務；扭轉目前的過份的「出口導向」方針，改為銳意發展國內經濟，尤其確保廣大農民的生存與發展；保護當地原有社區經濟中的小生產、合作社及任何集體生產免受跨國公司的侵害。



反全球化運動為集體 生存而鬥爭

—巴西無地農民運動

Gerard Greenfield 著
黎佩炎 譯

有 2 千 5 百萬農民卻要當臨時的農業工人維生。MST 便是在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下產生。1985 年，幾百個巴西南部的無地農民在天主教會的支持下，佔據了一個棄置的種植園，成功建立了合作社。1987 年，他們取得土地的所有權。這運動至今已讓 25 萬個家庭擁有 1 千 5 百萬畝土地。單在 1999 年，25,099 個家庭佔用了荒廢的土地。但現在仍有 71,472 個家庭住在帳幕中，等候政府的認可。

為了擴大生產，MST 組織了 60 個糧食合作社及小型農產品加工業。他們的掃盲計劃現有 600 名教育工作者，針對成人及青少年人。他們還監管著 1,000 間小學，有 2,000 名教師，5 萬名學童。

MST 的成功在於它有能力去組織。他們的成員不單能取得土地，確保生產足夠的糧食給其家庭，更能提出另一種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人民先於利潤，這使巴西農村與政治面貌漸漸轉變。

每當人們想起反全球化運動，便會聯繫到會場外街道上抗議的憤怒青年。但是有些勞動者也組織起來，在日常的鬥爭中參與另一種反全球化運動。這些人為生活而鬥爭，更持久地挑戰全球化計劃的邏輯。事實上，相對於那些高調的抗議，權貴們更怕這些持續的、有組織的抗爭。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MST）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MST 是拉美最大的社會運動，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草根群衆運動之一。巴西的土地分配極為不均，三分之二的可耕土地落入不到 3% 的人口中。千千萬的農民正用自己的方法進行持久的土地改革。

巴西有 60% 的農地是荒廢的，但

但是這些成就是需要付出代價。MST 與警察及地主發生過很多衝突——這是家常事了。過去 10 年，已有 1,000 名農民及運動的領導者因為爭取土地在衝突中被殺。可是面對這些暴力，MST 繼續發展。

MST 積極地挑戰大地主的私有產權，將集體的利益及人民的生計放在私人利益之上，這運動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直接挑戰全球化的邏輯。

以下摘錄自 MST 的代表。

「MST 不單是爭取土地的運動，我們還爭取人們從事生產的權利和尊嚴的生活，這包括接受教育、醫療服務及控制生產。為了爭取這些，我們除了要對付地主，也要與有權力的財團抗衡。巴西政府的社會政策是偏幫那些財團，很多人連接受最基礎的教育和醫療健康服務的機會都沒有。無地農民實際上就是要對抗政府的政策。MST 因此越來越明言批評巴西的經濟制度，而不單批評大農戶和地主。這些土地擁有者經常向傳媒、商界及政府施壓。所以當 MST 爭取土地及公平的社會政策時，常會直接和與政府有聯繫的財團的利益產生衝突。由於 MST 挑戰政府那種犧牲大部份人的利益而優待小數特權者的政治模式，我們經常受到鎮壓。」

訂閱與捐款表

《全球化監察》是一非牟利機構，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工作。我們希望為民衆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電話/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

-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6 期連空郵費用)
-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12 期連空郵費用)
- 從第二期開始訂閱
-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以下任何一種方式付款：

本地訂戶

1. 將款項存入恒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72142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方式將款項存入恒生銀行 (Heng Seng Bank)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本期執行編輯：譚駿賢

李育成 區龍宇

從世銀滾蛋到 反對全球貧窮化

----本地團體對全球化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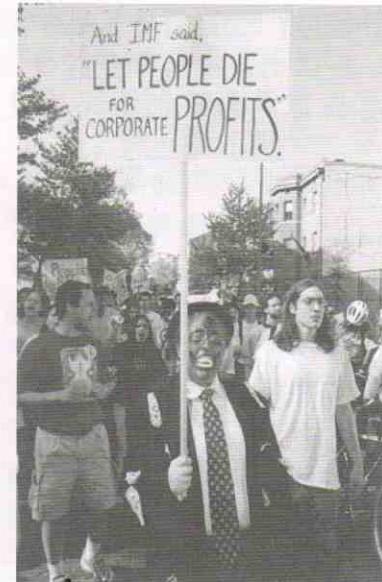
陳敬慈

1997年9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首次在香港舉行年會。一群民間團體和人士組成反對世銀/IMF團結陣線，於會場外高呼“世銀滾蛋”，可謂是本地反抗全球化運動的開端。

假改革與真抗爭

金融危機對香港的衝擊在1998年開始，股市和樓市下跌、失業率暴昇，政府的收入大幅減少，陷入財政危機。“回歸”後行政長官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令本地華商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推行了類似“結構性調整計劃”的“改革”——減少開支、創造商機。

1998年開始，政府陸續推行公營部門的外判、公司化、私營化、資源增值計劃，以及資助機構的“一筆過撥款”。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抗爭從此開始。30多個房署工會組成大聯盟，於1999年4月發起9000人大遊行，抗議外判；1999年5月公務員工工會發起二萬人大遊行，反對“假改革、真剝削”；2000年2月數工會發起千人



抗議，反對測繪處公司化；2000年3月捍衛社會福利大聯盟發起2500大遊行，反對“一筆過撥款”……反抗運動不能阻止私營化計劃，卻拖慢了其進程。學生組織也於1999年發起反對教育商品化行動，2000年爭取政府放棄計劃中的分科收費制度。

抗爭並不止於公營事業工人。今年3月，匯豐銀行宣佈將後勤部門移外廣州，職工盟發起簽名運動，並嘗試組織工人。4月，民間團體對大銀行的收費計劃舉行抗議。食環署的外判工人工作條件惡劣，他們組織起來，開始了持續的鬥爭。房署的保安服務外判後，每天工時由8小時增加到12小時，經過多次請願，政府終推行三更制，並創造了4000多個工作。資本和工序的外移，以及銀行的

用者自付，正是全球化競爭加劇的結果；私營化政策有本土的因素，更大程度的是同全球化的氣氛關係密切。

本土抗爭與反全球化

本刊2000至2001年進行全球化與工人教育計劃，與職工盟合作舉行了多次以積極會員為對象的工作坊。部份工會也透過國際工會認識和參與了反全球化運動。例如，酒店業工會抗議韓國政府鎮壓樂天酒店大罷工；運輸業工會響應國際工會的號召，參與全球反疲勞死行動。

組織者已經認識到本土抗爭與反全球化關係密切，但一般工人仍然是在本身利益受到威脅時才參與反抗運動的。10月7日，以公務員工會為主的50多個團體舉行“反裁員要穩定”遊行，參與者約1000人，低於組織者的預計。若公務員的反抗運動僅是利益之爭，私營機構工人和居民就不會給予支持。沒有公眾支持的反私營化運動很容易因孤立而萎縮。只有私營和公營機構的工人、居民認識到他們有共同的敵人——推動自由化政策的全球官商勾結；將保權益運動轉化為社會改革運動，才有堅實的團結基礎。

邊緣勞工與合作社

1999年香港的失業率達至歷史性的高峰6.3%。1999—2000年，樂施會

進行了邊緣勞工研究計劃，指出香港的邊緣勞工——收入低廉的兼職、臨時、合約及外判工——從1996年的38萬增加到1999年的64萬。這是全球化的結果，同其他經濟發達地區情況相似。計劃提出發展社區經濟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出路。

期後綠領聯盟成立，倡議政府資助成立以合作社運作的廢物回收隊。荃灣的工友權益聯社倡議“互助共生計劃”，鼓勵工友發揮所長，互相扶持，例如設立互助形式的小販特區。灣仔的聖芳濟各福群會也正進行類似的社區貨幣計劃。他們的實踐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肯定和回響。這標誌著合作社運動作為對於全球化的抵制在香港興起。

有組織者表示，合作社僅僅是一種“組織手法”，他們無意藉此解決社會的一切問題。一位肯定互助計劃的學者也認為，計劃不可能完全解決失業工人生計上的問題，但可以“突



破正規經濟的壟斷，解決社會的實際問題，提高人的自尊與自信”，以社區互助去為邊緣充權。社區經濟在重建社區網絡上的意義也是工會運動難以比擬的。所以，合作社運動應該可以和工會運動相輔相成，共同反擊全球化。

合作社、工會運動與反全球化

但是，本地合作社團體多選擇以社區為本，對於同其他組織的聯結多不表興趣，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單靠一社區的邊緣勞工是難以顯示政治力量，從而改革社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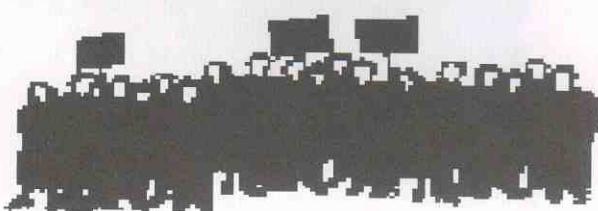
89民運失敗之後，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提倡合作社運動，更有人主張由合作社代替工會運動。他們認為合作社運動是“顛覆資本主義”的必由之路，工會行不通；只需要有“沒有剝削的生活實踐”，有組織的政治抗爭沒有意義。他們並且竭力醜化工會。去年6月理工大學舉行的論壇上有講者說：“清潔女工參與不了主流工會，主流工會也沒有興趣和時間，以另一種形式組織清潔女工”。但保安及物業管理職工總會已經設立了小組，開始組織清潔女工。這學人也這樣向參與工作坊的學生介紹本地情

況：“不只公務員，連飲食業工會、零售業工會和司機工會”也支持政府打擊小販（與事實完全不符），並從中證實工會和邊緣勞工有本質上的矛盾。這類“進步學人”虛構了不少差異和矛盾，令團體之間的團結抗爭變得更加不可能。

事實上，即使是社區經濟也是同政府（甚至國際組織）的政策息息相關的。最近政府表示會放寬非熟食類小販的生存空間，街頭漸見活躍。綠領聯盟的建議得不到落實，據稱是由於特區政府必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採購條款。政府也計劃以貸款形式推動社區經濟，沒有群衆力量施壓，政府是不會推行有利於基層的政策的。

政治抗爭的連結

香港的反全球化運動若要有進展，就必須要有群衆的認識提昇，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之間的合作和支援（而不是惡性競爭和互相攻擊）是重要的；政治抗爭是必要的、是不可代替的。本刊推動成立反全球貧窮化陣線，借世界經濟論壇在港開會期間舉行大遊行和人民論壇，就是要宣揚這種信息。全球化對於群衆是不易理解的，運動應該先以政府和本地跨國財團作為抗爭對象。



美國軍事企業利益與中東戰爭

Stephen Frost 著 黎佩炎譯

無形的手與有形的拳

防衛是全球性的企業。對某些公司來說，九一一事件為他們帶來了一筆橫財。戰爭因此可以是商機所在。尤其是在美國，他們的軍事支出是鉅額的。幕後主腦都是在全球市場裏競逐的跨國企業。這些公司供應武器、交通、維修、評估、科研及其它服務給美國軍隊，讓他們能擴散至全球。他們幫助支撐美軍的優勢，使他們成為控制世界天空及海洋的軍隊。正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Tom Friedman 所說：

市場的無形之手沒有無形的拳頭是不會行得通的。麥當勞沒有了麥德勒·德格拉斯（美國空軍 F-15 戰機的設計者）沒可能會成功。而那保護矽谷高科技產業能成功的無形拳頭是叫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沒有美軍的服務，美國在線也不會存在。

又例如美國的國家防衛部長 Roger Cohen 對財富雜誌選出的五百位總裁所說：

「生意是跟著國旗走的...我們提供安全；你們提供投資」。



軍事上的優勢，使美國得以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帝國。正如前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Zbigniew Brzezinski 所言，美國的超級帝國是這樣建立的：

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跟以前的帝國有幾方面是相似的...美國勢力在全球的分佈及影響力是獨特的。美國不但控制了世界上的海洋和海域，她的軍隊也紮根于歐亞的東西兩極，並控制了波斯灣海峽。美國的軍艦和軍隊在整個歐亞大陸也有據點。

美軍介入激起中東仇恨

美國軍事力量在中東國家的行徑直接導致了該區人民的仇恨情緒。當中包括美國對以色列在政治、外交、經濟上（四十億美金一年）毫無保留的支持，並支援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人土壤；美國提供 F-16 戰

機以及直升機炮艇予以色列來對付難民營、徙置區、搗毀房屋、暗殺巴勒斯坦活躍份子和領袖；美國亦促使以色列維持檢查站、宵禁、封鎖區的措施。美國亦運用外交手腕，使得國際社會未有制裁以色列行徑。另外，美國亦提供軍備及支援該區近獨裁的統治者及極權的君主，無視了他們在其他地區以推廣民主為其政策原則的宗旨。再者，美國十一年來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使該國瀕臨種族滅亡的威脅。

美國軍力的驕橫無道，是做成中東地區的仇恨及敵視的原因。美國不理會國際法律、聯合國條款及國際公約的情況下任意妄行。所以一方面她要求其他國家必須符合聯合國的協定及國際條約，否則則施以制裁、恐嚇甚至是攻擊；但另一方面，她自己則按自己需要制定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律法，蔑視其他國家的反對。

海灣戰爭爆發三年後，科威特、沙地阿拉伯、卡塔爾及亞聯酋在購買武器的比例上相對於伊朗是三十比一。在 1994-1997 年間，沙地亞拉伯從美購買了 364 億的武器系統。在同一時間裏，美國軍隊在該區駐軍的數目急升至二萬隊。美國納稅人便花了 500 億一年來維持和裝備他們。這不僅是保障廉價石油供應的問題（雖然這是其中一重要因素）。亦是美國要和海灣國家經濟結合有關。海灣國家從石油買賣中賺回來的利潤往往通過購買軍備回流返美國。

軍事企業的巨大利益



根據最近的資料顯示，在 2002 年度，美國國防部要求 3432 億的預算；這比去年的 3100 億增加了百份之 10.5。這亦是列根以來最大的年增長，亦是自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大的增長。美國國防開支增長的 3 百多億美金，本身便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的國防預算要多（除了英國、中國、日本、俄羅斯）。這增長亦比世界上三份之一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要多。政府更預計直至 2009 年，美國的軍事預算會增至 3980 億。美軍事總部 2001-2005 年的五年預算 16000 億。

這當然是很大量的金錢，問題是，是誰做這些生意？

1998 年，十三間美國公司透過取得美軍合約賺了 10 億元。做成最大生意的是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美國政府給了他們 123 億美元。

1998 年，美國的軍事預算約為 2705 億美元。國防部的合約占 181 億元，其餘一百間公司占了這其中六成的款額（即 800 億）。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 得到

大約是總數的 10.44%、波音得到 9.19%、而第三位的 Raytheon 則得到 4.79%。獲得合約價值最高的 100 間公司中，我們會找到 Humana(美國其中一間最大的健康產品生產商)、Philip Morris(美國最大煙草公司，亦是 Miller Brewing Company 及卡夫食品的擁有者)、Pepsi co、雀巢、通用電力、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得到總值 2560 萬美金的合約)、蜆殼石油、埃索石油、Maersk(世界上其中一間最大的船公司)、Honeywell(製造航太航空、電子、電力等產品)、General Motors, Lucent Technologies, Dell Computers 等。美國軍事合約觸動世界

人力市場，跨越國界且利潤豐厚，是世界各大公司的爭奪的獵物。

反戰！反戰！

戰爭對提供軍備予美國軍隊的全球性企業來說是利之所在，而在準備及戰爭過程中亦是他們得到利潤之時。在財富和這股全力支援售賣武器的氛圍中，和平似乎是遙不可及。但這也說不定——只要我們不倚靠那些統治者，而得靠我們這班認為戰爭是瘋狂的人。

美國頭八間為美軍提供飛機、雷達系統或導彈 盈利超過 13 億美元的軍事企業

Lockheed Martin	美軍的第一供應商及多元化的企業，公司經營的主要範疇包括構思、設計、生產及整合高科技產品及服務予美國政府、外地機構和私人企業。公司去年的業績達 250 億，在全球雇用了 130,000 工人。Lockheed 的分支遍佈西歐、埃及、沙地亞拉伯、阿聯酋、中國、臺灣、印度及韓國。
波音	在 2000 年，波音的總收入為 590 億元。世界各地也有分公司，並控制了幾個國家的飛機市場，包括中國。波音飛機占中國市場的 64%。
Raytheon	製造導彈的導航系統來攔截飛機及彈道導彈，它在 2000 年的收入為 170 億美元，在世界各地聘用了近 87500 人，公司遍及西班牙、韓國、澳洲及北愛。
General Dynamics	執航空及軍用資訊系統及海洋系統的牛耳。自 911 事件後，GD 的股價由 76 元升至 90 元，而該股的每日成交總額亦由九月初的 80 萬美元元增至九月中的 600 萬美元。
Textron	美國最大的多元化工業公司。它擁有 Bell Helicopter 生產防衛系統。公司每年的收入接近 130 億元。公司亦聘請了 68000 人。35% 的收入及 26% 的工人是在美國境外。Textron Asia 的總部設在新加坡。
Litton	發展及製造循航、導航、電子戰爭、軍事控制及通訊系統和資訊科技。公司替美海軍製造大型多工戰艦，也是檢查、維修、翻新、船艦設計及工程的主要提供者。該公司屬於 Northrop and Grumman 國際航空航天及防衛公司所擁有。公司提供各式高科技產品及服務予美國及其它國家的軍方、政府及企業。它在全球廿五個國家中聘用合共 80000 名工人。在九一一事件後，Northrop and Grumman 的股價由 82 元升至 107.52 美元，而每日的成交總額亦由九一一前的 500000 元升至九月中的 4.2 百萬元。
Newport News	現時唯一生產核子航空母艦的船廠。它亦是唯一一個非政府操作而又替海軍核子航空母艦加油及檢查的造船廠。該公司亦是兩個建造核子潛艇的船廠的其中一個。政府的合約佔去公司收入約九成。而去年它的利潤接近 20 億美元。該公司聘用大約一萬七千人。
Shipbuilding	TRW Inc.
	世界性製造及服務公司。它售賣航空系統、防衛偵察系統及雷射航太系統。在非洲、亞太、歐洲、南北美洲均有分公司。該公司在 2000 年的收入為 170 億元，並聘用了 102000 工人(其中 62000 為非美國的本土工人)。